

大跃进

第二部

温靖邦 著

血沃中原肥劲草

寒凝大地发春华



大逐鹿

|| 第二部 ||

再现解放战争的文学作品和电视电影我接触了不少，从艺术的角度说，实不敢恭维。而《大逐鹿》引人入胜，跌宕起伏，人物形象鲜活呼之欲出，史诗感扑面而来。堪与左拉的《崩溃》、阿·托尔斯泰的《落角》比肩。我可以断言，《大逐鹿》和作者的《虎啸八年》一样，可以传诸后世。

——著名文艺理论家、《四川文学》、《当代文坛》原主编谭兴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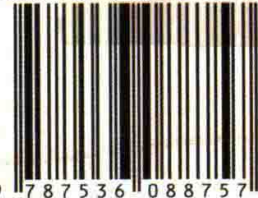
花城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



广东花城出版社
天猫旗舰店

上架建议：军事历史小说

ISBN 978-7-5360-8875-7



9 787536 088757 >

定价：198.00元（全三部）

大逃鹿

第二部

温靖邦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大逐鹿 : 全三部 / 温靖邦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9.5
ISBN 978-7-5360-8875-7

I. ①大… II. ①温… III. ①纪实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69342号

出 版 人: 肖延兵
策划编辑: 孙 虹
责任编辑: 夏显夫
技术编辑: 凌春梅
封面设计: 刘红刚

书 名	大逐鹿 DA ZHU LU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62 3 插页
字 数	1,200,000 字
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98.00 元 (全三部)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目★录



|| 第二部 ||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

第十六章	1
第十七章	23
第十八章	38
第十九章	53
第二十章	72
第二十一章	88
第二十二章	110
第二十三章	130
第二十四章	148
第二十五章	164
第二十六章	182
第二十七章	204
第二十八章	224
第二十九章	245
第三十章	262
第三十一章	278
第三十二章	295
第三十三章	311

第十六章

上次覃正侯与魏飘萍秦淮河泛舟，他得到了感情上——不，准确地说是精神上，很大的满足。魏飘萍传达了上级对他覃正侯的慰勉之意，同时表示十分满意他一段时期以来的工作。还希望他继续努力做出贡献，以将功折罪，早日回到革命营垒中来。从这些话他当然听得出来，革命的大门终于有望对他开启了。他等待这样的评价、这样的承诺已经很久了。当时他偷偷拭去了两行夺眶而出的热泪。

人的劣根性乃是欲望无度，往往难免得陇望蜀。他居然进而揆度，自己与魏飘萍的私人关系是否有望改善，可不可以在不太久的将来重叙旧情？

他当然也明白，出现这种转机的基础首先是她能瞧得上自己，得让她觉得自己覃正侯确实在为革命事业而努力做出贡献、愿意为革命奉献自己的一切。其后才会有种种可能。否则皆系奢望。一个曾经因为忍受不了皮肉之苦而背叛了理想的人，做到何种程度才可能让她产生那样的认可呢？他也颇感茫然。

她曾经告诉他，她结过婚。丈夫是南开大学学生，在八路军工作。后来跟随罗荣桓到山东军区，牺牲在抗日战场。她很爱他，自豪地说他是位出色的马列主义者，是无产阶级的英雄。覃正侯明白自己根本无法与她的丈夫相比。在这个内容层面，他不能不自惭形秽，不能不陡然意识到希望实在太渺茫了。

然而，一次又一次与魏飘萍接触，他觉察到她对自己的态度似乎一点一滴地发生着变化。特别是最近一次的秦淮河泛舟，又使他恢复了一些自信，觉得将来未必不能重新赢得她的垂青。秦淮河泛舟这一次，他甚至觉得自己似乎又向她靠近了一步。这一判断的依据是：魏飘萍告诉他，如果有要紧事，可以通过一种特殊方式（具体另告）约见她。如此一来，两人的见面，从由她事先通知，他被动地等待，推进到他可以主动约见她了。

秦淮河泛舟之后十多天，他就第一次行使了这种主动权。

倒不仅仅是渴望见她，主要是确实有两件要紧事须向他禀报：

其一，陈诚即将取代熊式辉主事东北，届时将增调十二万人马出关；

其二，蒋介石将增兵山东，加强此前的战略压力，迫使解放军华野主力决战。

蒋介石官邸在国防部大礼堂左侧约莫一百米的地段，是一座砖瓦结构的两层

西式楼房。一进门是一间过道式的内走廊。客人进来应在这里脱下外套、摘下帽子，挂到进门右边的衣挂上。然后继续往前，进入一个过道小厅。迎面就看见了楼梯。右侧壁悬挂着曾国藩写的屏联。壁间一道门通向大客厅；过道小厅左侧的门，通往蒋介石书房和小客厅。蒋氏夫妇的卧室在楼上。客人少，或者来人是贵客，多半被安排在小客厅；大客厅陈设要比小客厅好。墙壁上挂着齐白石和张大千的画作，都有“雅正”之类的款识，说明了画家与房子主人的关系，显系多少有点来往。靠壁一张长条案，上面摆放许多古玩；其中有玻璃匣子盛着一对象牙，各一米多长。这样规格的象牙是外边不容易见到的。客厅四周摆了许多长沙发和单人沙发，沙发前都有矮足长条茶几，供坐在沙发上的人使用。

这天，蒋介石邀请国防部、参谋总部的上层官员吃晚饭。连远在徐州陆军总司令部前线指挥所的顾祝同总司令也被提前召回以便准时参加这个晚宴。可见，这是个借吃饭为名研究山东战场方略的工作会。自从蒋介石确定了“重点进攻山东”的总战略以来，寻求华野主力决战的行动不仅未见成效，局部战场还屡屡受挫、损兵折将。将徐州、郑州两个绥靖公署撤销，改为组建陆总（陆军总司令部）徐州指挥所，也未见改观。这让蒋介石大伤脑筋。

大家讨论了许久。也有争论，而最后照例由蒋介石说了算，代替陆总做了调整：以汤恩伯兵团攻占莒城、沂水，继而进攻蒋峪、临朐；以欧震兵团攻占南麻；王敬久兵团的第五军、整编七十五师、整编八十五师攻占博山。最后目的是三路合作，将粟裕主力驱至鲁中的决战地域。

大家记下他的指示。尚未合上笔记本，宋美龄就走进了客厅。

她笑盈盈伸手做邀请状，用上海话对大家说：

“请各位到餐厅用晚餐！”

大家纷纷起立，向她微笑点头致意，然后到餐厅就座。

据郭汝瑰（时任顾祝同的参谋长）回忆，肴饌虽不甚奢，但比蒋介石在公开场合宴客时装模作样的四菜一汤丰盛得多；饭后的水果是用飞机从广州运来的木瓜。

顾祝同陆总徐州前线指挥所属下各部在山东战场的位置如下：

汤恩伯第一兵团指挥所设在临沂，属下各部分别驻屯于：第七军、整编四十八师在汤头。这两支军级部队是桂系，白崇禧怕被人分开使用遭到歼灭，派张淦统领，自称第三纵队；整编八十三师在临沂、青驼寺；整编七十四师在垛庄；整编二十五师在南桃墟、北桃墟。

欧震第三兵团指挥所在蒙阴，整编十一师与它在一起；整编六十五师在蒙阴西南；整编六十四师在太平邑。

王敬久第二兵团指挥所在新泰，整编七十五师与它在一起；第五军在莱芜；整编八十二师在莱芜左侧。

三个兵团总兵力达三十五万人。

蒋介石和陈诚判断，饶漱石、陈毅、粟裕在坦埠，华野的军资必定也储存在那里。若首先攻取之，华野大军必四面来救，国军正好与之决战，全部歼灭之。

徐州陆总也认为，攻其首脑机关，可改善入鲁以来寻歼共军不成反遭其损的被动局面。指定汤恩伯兵团主攻坦埠；另两个兵团按原计划推进，届时策应汤兵团，共歼华野主力。

蒋介石一再强调，不仅汤兵团各部在行动时一定要互相靠拢，间距不可超过三十公里；三个兵团之间也要坚持决不疏离，间距不可超过五十公里。这样便不会给予粟裕丝毫割歼的机会。他粟某人纵有天大能耐，面对我环环相扣、援手可触的庞大战争机器，也只能徒呼奈何。

按照蒋介石与顾祝同的指示，汤恩伯作了如下部署：

根据张灵甫的要求，整编七十四师主攻坦埠，其他各部配合行动。具体为：第七军、整编四十八师在汤头地区掩护右侧；以整编二十五师与整编七十三师齐头并进，掩护、协助整编七十四师行动——整编二十五师在左、整编七十三师在右；整编八十三师一个旅留守临沂，一个旅机动，一个旅在整编七十四师右后侧梯次前进充当掩护。

这个安排应该说本来没什么大错。但汤恩伯应该知道李天霞与张灵甫的关系——两人积怨很深，这次争当主攻部队自己又未同意李天霞所请，却让他的整编八十三师充当张灵甫的右后掩护部队，这不是怨上加怨吗？用人不当，成了整个部署的致命伤。

李天霞是黄埔三期生，与王耀武同期，曾当过张灵甫上司。李天霞为人跋扈、狡猾。王耀武已高升为绥靖区司令官一级，李天霞仍大刺刺称呼他的表字；还常常当众揭穿王耀武当年在黄埔时，晚上睡觉不断放屁臭得全屋同学苦恼不堪。王耀武表面上陪着大家的哄笑打了几个干哈哈，心里却十分憎恶。

张灵甫是黄埔军校四期生。其品行与李天霞大不相同，头脑比较简单，奴性十足，对上司绝对服从，在第一师时就深得师长胡宗南垂顾；后来进入七十四军，历届军长（整编师长）对他也颇有好评，特别是王耀武、俞济时，完全视若亲知。

一九三四年在剿共作战中，因服从性和战场凶悍得到第一师师长胡宗南赏识，提拔为中校团副。不料当年就在西安做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案。

他认识了一位漂亮的四川女子，名叫吴令梅，断然与原配离婚，由胡宗南主持在西安与吴令梅结了婚。胡宗南还用军费在西安城里给他置办了一座宅第，用

于安置新夫人。

婚后，他回家次数极少，不是在外打仗，就是训练部队。他人缘好，关心的人多。第一师驻西安办事处的朋友们发现吴令梅经常与一小白脸进出戏院、影院、饭馆，大为吃惊。办事处主任派干员跟踪、坐实后，偷拍了十几幅照片寄给他。

收到照片，他当然气得发昏，大骂贱人用我的钱养小白脸；捶胸顿足，痛悔娶了个淫妇。思前想后半天，决定自己解决这个问题。以妻子突发疾病为由，向师参谋长请了两天假。策马星夜奔回西安。

进门后不动声色，只说想吃妻子包的韭菜饺子，所以专门跑回来一趟。

家里后院有个小菜地，种了包括韭菜在内的两三种蔬菜。他不动声色跟在妻子身后。到了菜地，冷笑了一声，拔出手枪，低声喝道，淫妇，你害得我好苦呀！好吧，你给我扣绿帽子，我就给你一顶红帽子吧。也不容惊恐万状的妻子分说，一枪打烂了她半边脑袋。

事毕，任随妻子陈尸菜地，立刻返回了部队。

事发后，很快就惊动了全国舆论。吴令梅娘家人将他告上了法院。旋又由南京军事法庭接管了案子。

军法总监何成濬电令胡宗南将他押解到南京。

张灵甫是胡宗南的爱将，当然想袒护他；又迫于上命难违，只好复电表示遵命。但却没有派人押解，而是给了张灵甫一百块银圆，教他自己到南京去。临行治酒饯别，安慰他不必担心，一定设法营救。

张灵甫取道洛阳、郑州、徐州、扬州，一路游山玩水，两个多月才抵达南京。

审判一番，被关进了军人监狱。由于胡宗南的周旋，他在里面十分自由，就只能出大门而已。

一年后，胡宗南联合王耀武、俞济时上书蒋介石，称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请求特赦张灵甫。

受到特赦的张灵甫直接进入王耀武部队当了上校团长。从此扶摇直上。

抗战后期，为了扶持他，王耀武将七十四军副军长李天霞调升一〇〇军军长，目的在于为张灵甫升迁去除障碍。果然，半月后就将时任师长的张灵甫升补李天霞原职，不久又升为七十四军军长。

整编后，七十四军改成整编师，调为南京警备部队，张灵甫也兼任了首都警备司令职，成了御林军，直接归国府（后改成总统府）第三局局长俞济时节制。张灵甫这便有了机会不断拜谒俞济时，尊为老师和前辈，极尽阿谀奉迎之能事，颇得俞济时欢心。

俞济时有意培植原七十四军老部下。大军“重点进攻山东”前，蒋介石令试行组建几个整编军，相当于原集团军的编制，辖三个整编师和一个独立旅。俞济

时走陈诚门子，保荐张灵甫为整编第五军军长，整编七十四师副师长蔡仁杰升补张灵甫原职。蒋介石签署了委任状，只待“重点进攻”结束便宣布。

这可气坏了李天霞。他也为争当整编第五军军长在南京走了不少门子，送出了上万的银圆，不想到头来却让张灵甫这个原来的部下僭了先。由是对张灵甫更加嫉恨。

这次“重点进攻山东”乃是百分之百获胜的行动，他又被排挤到一旁唱配角，更让他恼上加恼。汤恩伯命他派部队掩护张灵甫整编七十四师右侧后，具体叮嘱必须先安排一个整编旅（约万人）紧随其后，一旦七十四师遭遇不测，该旅可就近增援，八十三师主力也应随后跟进。李天霞表面应命，实际上只派五十七团副团长率一个连携带报话机，冒充“紧随其后”的整编十九旅，进出沂水西岸，虚与委蛇。

二

蒋军重点进攻山东以来，粟裕几次分割围歼其一部都未获成功；往往是已经揪住了一支敌军，尚未完成包围，立刻就有两支甚至三支、五支敌军赶过来救援。最后只好放弃，迅速闪开。蒋军各部之间靠得很近，采取滚筒式推进，力图恃仗人多势众将华野主力最后驱至鲁中一隅决战。看来蒋介石这次决定的行动正在奏效。

国共两军的意图都是显而易见的。蒋军是采取三个兵团大包围的方式逼迫华野主力决战；华野则以且战且退的策略引诱对方前进，以待这个过程中出现部队之间较大的间距，然后揪住，割而歼之。就这样，在山东腹地，两军开始了捉迷藏般的行动，各自都睁大眼睛在寻找对方的破绽。

蒋军占领蒙阴，粟裕发现是个机会。立刻以四个纵队兵力围上去。蒋军立即退据蒙阴山区与其友邻靠拢。粟裕不甘战机丢失，拟追击退守中的敌七十四、二十五、六十五等三个整编师各一部。但是，敌第七军和整编四十八师迅速靠拢过来。华野几个纵队只好赶快闪开。

五月三日又出现了一次战机。刚刚占领新泰的欧震第三兵团之整编十一师相对突出，若速战速决，可望割歼之。华野迅速将其包围。不料王敬久第二兵团所属邱清泉第五军迅速推进，反倒对围攻新泰的华野部队形成夹击之势。粟裕只好再度命令部队撤退。

饶漱石、粟裕十分焦急，如果再不寻找到歼敌战机，扭转战局，给予蒋介石时间去抽调重兵入鲁，山东局势将更加恶化，当然就更谈不上去恢复丢失的苏皖解放区了。他们一个是华东的党政军最高领导，一个是对华东军事负有责任的实

际主将，心里的忧虑以及肩上的压力，自然就比任何人沉重得多。

正在这时，毛泽东好像能遥测他们的情绪，及时致电饶、陈、粟，说：

“……敌军密集不好打，忍耐待机，（你们的）处置甚妥。只要有耐心，总有歼敌机会。你们后方移至胶东、渤海、胶济线以南广大地区均可诱敌深入，让敌占领莱芜、沂水、莒县，陷于极端困境，然后歼击，并不为迟。惟要有极大耐心；要掌握最大兵力；不要过早惊动敌人后方。因此，请考虑一、六两纵队是否暂缓南下？因南下过早，敌可能惊退，尔后难于歼击……”

只隔了两天，毛泽东再次致电饶、陈、粟，教他们“第一不性急，第二不要分兵，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歼敌机会。凡行动不可只估计一种可能性，而要估计两种、三种可能性。例如调动敌人，（敌人）可能被调动，亦可能不被调动；可能大部被调动，亦可能只有小部分被调动。凡在局势未定之时，我主力宜位于能应付两种可能性之地点……当不好打之时，避开敌方挑衅，忍耐待机，这是很对的……山东地幅狭窄，你们兵力甚大，转动不易，自应因地制宜……”

秉承毛泽东电报的精神，粟裕为让蒋军放心大胆前进，决定华野主力再次向后撤退，到莱芜、新泰、蒙阴以东的地区。

那一带大部分是岩石山地，山中小路崎岖狭窄。沂河、汶河在雨季来临前很浅，可以徒涉。对轻装的华野部队没什么妨碍，对于拥有大量重型装备的蒋军却十分不利。

蒋军追击华野主力，推进到莱芜、新泰、蒙阴一线。

此时，粟裕发现蒋军阵线出现了一处破绽：第七军、整编四十八师进至沂水以南后，突出于其大军右翼较远处，初步出现了孤悬在外之势。只是这两部敌人都是桂系，作战凶悍顽强是出了名的。谭震林主张不要去招惹为宜。但粟裕不愿放弃这个割歼机会。他征得饶漱石、陈毅同意后，动手抽调五个纵队兵力，准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敌人分割包围起来。

此时忽然接到报告，九纵在坦埠以南遭到整编七十四师的攻击。

粟裕最初愣了一下，旋即眼睛一亮，似乎意识到了什么。看来敌人此前和目下都是意在坦埠呀！只不过行动策略改变了，胆子开始大起来了，他们现在恐怕要改集团稳步滚动为以一部精锐主力深入核心地带攻取、四周友邻配合的策略了。显然，顾祝同、汤恩伯耐不住性子了。

正值此时，由李克农情报总部直辖的南京“梅雨小组”（魏飘萍主持）获取了顾祝同发给汤恩伯的指令：整编七十四师攻取坦埠，整编二十五、八十三师为其左右翼，限于三天拿下坦埠。这就充分证实了粟裕的判断是正确的。

敌人恃仗兵强马壮、三倍于华野主力的兵力^①来势汹汹，不免使华野总部参谋人员忧心忡忡。连华东局书记兼华东军区政委饶漱石与野战军司令员陈毅也相觑无语，一根又一根地在那里吸烟。

陈毅忍不住了，将烟头扔到地上用脚踏灭，瞪着双眼向饶漱石抱怨道：

“小姚呀，我的大政委，你怎么总是不吭声啊？你是华东地区的总领导，总得拿个基本的主张吧！”

饶漱石也还以一瞥；却没什么表情，也没马上搭腔。只慢慢吸了一口烟，叹气般吐出。这才说：

“‘基本的主张’，毛主席前几次电报说得清清楚楚，哪里用得着你我在这里饶舌呢！我们能超越毛主席的高见吗？这个你应该放心，粟裕一定会正确执行毛主席指示，把主席的‘基本主张’具体化的！”

陈毅尽管爱抬杠，但在关键时刻还是能服从大局利益。他觉得饶漱石说得对，粟裕定然会琢磨出一个办法来的。

野战军副政委谭震林颇不以为然。笑了一笑，说：

“还是不要太乐观了吧？敌人这次投放到山东的兵力空前庞大，又都是装备精良的主力部队，我们可不能吃这个眼前亏啊！”

饶漱石也视他，默然片刻，问道：

“你的意见是什么？说说看。”

“很简单，保存有生力量，避敌锋锐，尽快撤到胶东！”

“如果敌人又追到胶东呢？”

“那我们就在胶东与敌周旋。”

“胶东地幅窄小，怎么周旋？”

谭震林语塞，涨红了脸。旋又抛出了一句话道：

“我们也不能坐等粟裕一个人在那里冥思苦想吧？敌情不等人呀！”

“老谭这句话我赞成，”陈毅出来解围。“小姚，我们是不是召开一个前委扩大会议？把参谋们、部分纵队首长也扩大进来，由粟裕主讲，大家讨论一下吧？”

“暂时不必！”饶漱石说，“现在不要去打扰他；他考虑成熟了，哪里用得着我们说，他自己就会跑来要求我们召集会议的！你我目前要干的活儿，是做好后勤和部队的战前准备；督促下边各级党组织搞好支前群众的动员。这两点都十分重要！”

其实粟裕并不像一些传记作品说的那样，每临大战总是一个人独处；他当然需要安静的环境，沉思默想，揣测敌方意图，反复比对几种应敌方案。但自从山

^① 指机动兵力。

东、华中两路大军组成华东军区以来，他就喜欢参谋长陈士榘陪着默坐。时不时提出思考过程中的一个片段，问陈士榘怎么看待；陈士榘也不时说一点妙手偶得的一个见解，补充粟裕的谋划。甚至提出一种新方案供粟裕参考。就这样面对墙上的地图，两人或并排坐着，或各自站着、踱来踱去。大多数时间默不作声；有时谁说了个新视点，便讨论一阵，旋又复归静默。

这次也是如此。约莫过了大半天时间，粟裕打了个长长的哈欠，说：

“参谋长，我们去请饶政委、陈司令员开个会，汇报一下我们的意图吧！”

“司令员这话有点语病！”陈士榘笑嘻嘻说。

“什么？语病？”

“不是‘我们’的意图，而是‘你’的意图！”

“一样一样，我其实也吸纳了不少你的真知灼见嘛！”

华东军区、华野的前委扩大会刚宣布召开，参谋们悬着的心落下去了，他们明白这往往说明粟司令员的战役腹案已经成熟，至少是已趋成熟了。当饶政委一坐下就对大家说请粟司令员先说，粟裕起立之际的神采，使他们更是彻底放心了。

“敌人从三面向我们包围进攻的态势没变；但是在‘没变’中却有一点重要变化，那就是派遣蒋军号称‘五大主力之主力’的整编七十四师直插我们的总部所在地坦埠，先击溃甚至消灭我们的总部，造成我全军的混乱，然后三面合围，一举定乾坤。这在兵法上叫‘恶狼入室’然后继以‘群狼围食’之计。说实话，很高明！”

“粟司令员，这个态势大家都知道了，你长话短说，只说破解之策吧！”陈毅有点急躁，盼望粟裕早亮底牌。

粟裕向他恭敬地点了一下头，说：“司令员，我马上就汇报，呈请你和饶政委研究酌定。”

“毛主席几次强调，军事上由粟裕负责！”饶漱石笑嘻嘻说。“我们的最后‘酌定’还不就是你的谋划吗！”

“饶政委，你不要打扰，让粟裕同志赶快说！”陈毅急不可耐，向饶漱石摆了摆手道。

“好的好的，粟裕同志说！”饶漱石抱歉地向陈毅点了点头。

粟裕指出，敌人来势汹汹，主攻与合围的配合也严丝合缝。但是我们的战机也因而出现了。首先是结束了长时间以来由于敌军各部相互间靠得很紧，采取滚筒式推进，我们找不到下手之处只能消极退却的窘况，整编七十四师出现了脱离其友邻而长驱直进倾向，给了我们下手的机会。

参谋们听到这里，似乎都意识到了什么，一个个瞪大了眼睛，相觑讶然。

陈毅也是大为惊愕。呆了一呆之后，脱口问道：

“你是在打七十四师的主意？它现在脱离其左右友邻部队并不算远，只往前冒出了三十公里；而且我们周围都是敌人重兵，如果在这种态势下去与它纠缠，有可能遭到敌人合围，太危险了！”

饶漱石也觉得这个确实是十分危险的想法。整编七十四师三万多人，全部美械装备，官兵训练严格、决战意识很强，不是一时半会儿拿得下来的。若在此时与之纠缠不下，敌军三十万人马会很快合围过来，后果将十分危险。但他没动声色，更没开腔，他想听下文。凭他对粟裕用兵才干的了解，粟裕那些冒险之策的背后总会有其周密的谋划，有时是表面观之为险棋，其实乃一着巧棋。

“司令员的担心是有道理的！”粟裕向陈毅恭敬地点了一下头。“但是，我们还是占有一定有利条件的！首先，我们第一枪对准他们‘主力中的主力’的整编七十四师，这会大大出乎敌人预料，可收出其不意之效。更重要的是，整编七十四师甩开左右友邻推进，现已位于我华野主力聚集地的正面，我们不需要做大的调整调动，即可形成五比一的优势兵力。这是我们临机变动的坚实基础——这要感谢毛主席此前不断要求我们必须始终掌握大兵力，不能分散！现在尽管时间紧迫，有了这个由张灵甫送上门来的有利条件，我们就可以把一切安排得妥妥帖帖。我们可以调集几个有力纵队，以猛虎掏心的办法，突然从敌人的战斗队形中插入，将张灵甫分割出来予以包围；同时首先将靠他最近的、掩护他的部队隔开；陆续在我们与张灵甫的四周建立阻击线，坚决阻断增援张灵甫的通道。阻击敌人增援部队的力量当然也不容忽视，其猛性与韧性不能逊色于聚歼张灵甫的部队。只要快速歼灭了整编七十四师，汤恩伯第一兵团阵足必乱，我们可乘势转兵另图。击溃了汤兵团，王敬久、欧震两兵团必转身逃跑。在这个过程中，敌人如果不是跑得太快，我们就会有很多分割歼敌的机会！”

会场骚动起来，只听见椅子、凳子的咯吱咯吱声；参谋们脸上出现了欣喜之色。

饶漱石脸上除了欣喜，大眼睛里闪动赏识与得意，直投射到粟裕那里。当粟裕的目光与他相对，他便微笑着轻轻点了一下头。这个点头代表了华东局党组织的态度。

陈毅有了信心，激动起来，拍了一掌桌子大声说：

“好！粟司令员的考虑胆识俱备，我赞成！这个就叫作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太有气魄了！”

“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陈司令员总结得真好！”粟裕向着陈毅谦逊地笑了一下，继续说，“整编七十四师全部是美式装备，又是美国军官训练，士兵素质在蒋军中首屈一指，军官也有不俗的指挥水平，蒋介石吹嘘为五大主力之首，新闻界誉为御林军、荣誉军。如果打掉了它，不仅是折损了国民党的重要军力，而且将

会在精神上给予蒋军以沉重打击。”

最后由饶漱石拍板，以饶、陈、粟名义致电毛泽东，陈述华东方面的决定：

以五个纵队围歼整编七十四师；以四个纵队阻击外围各路敌军，保证核心地段打七十四师的战斗顺利进行。具体为：陶勇四纵、许世友九纵正面出击；叶飞一纵、王建安八纵分别从整编七十四师左右两翼迂回穿插；粟裕预先远放在鲁南而让王必成感到莫名其妙的六纵这时派上了大用场。粟裕电令王必成火速率六纵飞兵北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垛庄，封住整编七十四师的退路；宋时轮十纵阻击莱芜南援之敌；何以祥三纵阻击新泰南援之敌；成钧七纵阻击河阳北援之敌；韦国清二纵配合七纵、八纵作战。

军委研究了他们的电报后，毛泽东执笔回电称许有加，并说一切“由你们当机决策立付实施，我们不遥控”。

三

五月十一日，汤恩伯第一兵团北进。

参谋向他禀报，整编七十四师奉命主攻坦埠之后，进速超过了兵团部的规定，突出于大部队之前三十公里。兵团部电令止步，等待左右友邻靠近后再前进。但得不到回电。

汤恩伯担心有失，急忙轻车简从追上整编七十四师尾部。问跑在最后的一个人士兵道：

“你们跑这么快干吗？谁下的命令？”

那个士兵名叫卞万才，眼里除了他们崇拜的张师长，连蒋介石也不放在眼里。当即傲慢地说：

“我们师长说了，谁跑在最前面，谁活捉了粟裕，谁就连升三级！”

“胡闹，当心你们把命丢了还不知道怎么丢的！传我的命令，部队立即减速缓进！”

“你是谁？是师长的副官吗？”

“我是你们的司令官！”

“司令官算哪路神仙？你怎么不说是蒋总裁呢？拉倒吧，没有张师长的命令，谁说的都不算数！”

汤恩伯气得暴跳如雷。本欲掏枪打死这个中了张灵甫邪的狂徒，又怕激变大批士兵，会不问青红皂白向他开火。整编七十四师都是狂徒，什么干不出来呀。便挥手对司机说：

“好好好，我们回去，让张灵甫给共军当靶子去吧！”

五月十二日早晨，浓雾笼罩鲁中大地。

五点十二分，张灵甫率部由重山、艾山间渡过汶河，向黄鹿寨、佛山、三角山、马牧池一线前进。他们距坦埠越来越近了。

十二日夜晩，华野在夜幕掩护下，向整编七十四师发起试探性攻击。

张灵甫十分镇定，顾左右而说大话：“大家不必大惊小怪，共军想碰我们，恐怕还没这个胆量吧？放出信号，让他们知道我们是七十四师！”

然后命令先头部队五十一旅以炮击为先导，向当面的华野许世友九纵阻击阵地主动攻击。

九纵的第一项任务是牵引整编七十四师前进。既不能让其攻击进展速度过快，以便给穿插分割敌人各部的其他纵队争取时间；也不能太过有力地回击他，把他给打回去了。交代任务时粟裕反复叮咛许世友要切实掌握好火候。所以许世友在守卫阵地的同时，有时也适当反攻，然后佯装不支放弃阵地后撤。这便使张灵甫误以为华野部队根本无力阻挡他的脚步。

十三日拂晓，整编七十四师依旧以五十一旅为前锋攻击前进。在佛山、马山又遭许世友部阻击。中午，整编七十四师攻占了马山；九纵七十四团大崮山阵地也继之丢失。但黄昏时九纵又将大崮山夺回。

在拉锯战中，整编七十四师两天之内仅前进了四公里。

华野各纵队也按照各自的任务，掩旗衔枚飞速行动。叶飞一纵以小部队阻击整编二十五师的同时，主力从整编二十五师和整编七十四师之间向敌纵深迅猛穿插，先后攻占了蛤蟆崮、天马山、界牌；另一部逼近蒙阴城，构筑起阻击整编六十五师的工事。

连夜的大雾，整编七十四师虽然察觉侧翼出现了运动中的大部队，竟以为是整编二十五师在向他们靠拢。其实那是王建安华野八纵刚从整编七十四师和整编八十三师之间的空隙穿插而过。

王必成六纵攻取垛庄十分关键。

那里是整编七十四师的后方仓库，粮食、军火的补给点；更重要的是万一整编七十四师遭遇不测，那里又是它安全后撤的通道——是沂蒙公路上赖以进退的唯一通道。战斗一打响，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落立刻吸引了国共双方主将的关注。

王必成是华野著名虎将，以敢打硬仗著称。蒋军发起“重点进攻山东”之初，华野大部队后撤，粟裕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命王必成率部潜伏鲁南待机，等候重要任务。难道那时粟裕就料定了今天的战役格局？当然不会，他又不是诸葛亮。那又是为什么呢？笔者猜不透。

王必成接到粟裕“星夜飞兵，兼程北上”电令之后，率三万健儿在崎岖的山

路上急行，在敌占区隐蔽前进两昼夜，奔跑二百四十公里，抵达垛庄附近。

再说李天霞整编八十三师的情况吧。

根据李天霞密令，五十七团团长江文浪派少校团副王寿衡率兵一连，携报话机一部，冒充整编十九旅全部，慢条斯理踱向沂水西岸。

五月十一日，汤恩伯几次电询整编十九旅全旅是否遵令开抵位置并严令不得玩忽。

李天霞心里多少有些惧忌，只得教罗文浪率全团进至垛庄以南之老猫窝山地，虚应整编七十四师右后方掩护之责；同时教罗文浪以整编十九旅“前锋团”名义直接受张灵甫指挥。

十三日黄昏，罗文浪团长风闻整编七十四师不仅没再冒进，反倒退至垛庄东面孟良崮山地。

原来，张灵甫发现了华野约有十二三万人马逐渐对他形成了合围之势，大为惊惧。稍一权衡，暂时放弃了向近在咫尺的坦埠进军的计划，命令部队向垛庄、孟良崮后撤。

张灵甫接到李天霞电报后，对所称“十九旅已在贵师右后侧，请灵甫兄直接指挥”，不禁一喜一忧。喜的就不必说了；忧的是李天霞派来的部队究竟是否果真为一个整旅，他实在不敢轻信。他接通了“整编十九旅”步话机，意欲核实一下。

接话的是罗文浪，口称旅长在“前沿”。

张灵甫问，我整编七十四师右后侧也就是沂水西岸究竟有多少你们的部队？

罗文浪怕以后担干系，只好支吾其词，称“先锋团”已在此……另有两个团零一个直属营正在次第“跟进”“不日”即可到达指定位置。

张灵甫可不是那么容易糊弄，立刻猜到了只有一个团。不禁大怒，说：

“你们搞的什么名堂？现在右翼出了问题，我师有一个旅撤不下来，就是你们在右后侧毫无作为。现在导致共军大部过了河，对我有可能形成包围。我已经向国防部、参谋总部告了状！出了大事，你们吃不了兜着走！”暴躁吵嚷一阵之后，改用温和的语调说，“霞公（李天霞）是我的老长官，我对他是有感情的！他上次在苏北战败受到撤职留用处分，我心里非常难过；他现在又来玩花活，这怎么得了呀！你要赶紧转告他，尽快设法补救！协助掩护我的整编五十七旅撤过来，大家站住了脚，就不怕了！”

不料罗文浪也胆大包天，没向李天霞转达这些话。因为他也有自己的小算盘。他所带的这一个团，是在苏北两度遭到歼灭的残破部队，原来的团长被俘，无人收拾残局。他是由师的副参谋长派去做团长的。全团装备不全，士气不振；第三营是由伪军改编的。这个团是全师的鸡肋，战斗力最差。罗文浪也明白自己并非李天霞旧部。自进入山东以来，总是派这个团打头阵，纵然全团完了，于全师实